# 澳門社區的土地龕壇及其分佈

朱天舒*

在中國傳統宗教信仰裡，土地神起源於原始的自然崇拜，歷史悠久。然後又與分封制和郡縣制結合，成為與國家行政賦稅體系一體的地域神 。[1]在民間宗教裡，拜土地至今極為普遍，每一方土地都會有一個土地神，人們遷移到哪裡就拜那裡的土地神，土地神是地域性的神祇。澳門是中國民間宗教得以持續發展的少數地區之一。侍奉土地的現象在澳門尤顯突出，土地龕壇在街頭、商舖隨處可見。雖然近來澳門這些公眾場所的土地龕壇以及大型的土地誕慶典已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2]，不過澳門的土地龕壇的特點和拜土地的活動在澳門社會文化史裡的意義還有待更深入的系統研究。因為澳門是近現代才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居民主要是周圍廣東、福建等地的移民，所以一方面澳門拜土地神的文化是移民從各地，尤其是珠三角一帶各地區，帶來的移民文化的總匯；另一方面拜土地的活動與形式在澳門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又不斷發展演變。我們對古代文獻中所載的和當代村落地區的土地神的信仰以及臺灣各地的土地神崇拜的情況有所瞭解，而對近現代城市裡，尤其是在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神崇拜的發展變化情況鮮有研究，澳門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澳門土地龕壇可分兩類，社區公共地龕壇和個體商舖、家庭、寺廟、墓地中的土地龕壇。不同的場所，土地神的稱謂和作用也不盡相同。本文研究第一類：社區的土地神龕，即街道上公共的土地龕壇。本文在對澳門社區土地龕壇進行全面系統的統計的基礎上，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研究探討：首先分析土地龕壇的型制，以探索其發展規律與傳承淵源；然後在澳門城市擴展的特殊的歷史軌跡當中，探討社區土地龕壇的分佈規律。最終，本文希望在澳門特殊的歷史裡理解這裡的土地信仰；同時通過對土地龕壇的研究使我們對澳門的社會文化史的認識更加深入而豐富。

## 澳門土地龕壇的型制和土地神的表現形式

澳門的街道小巷深處大約散佈有100多個土地龕壇，還沒有被全面地發表過。[3] 如附錄圖表所示，我統計到129個[4](附表)，應該離實際數目不遠，可以反映總體面貌。澳門社區公共的土地龕壇的型制很有特色，主要分四類：直接直立於地面的小石碑、敞開式的壇、有頂但沒有前壁的龕、房屋式的寺廟。現在常見的主要是後三種，以敞開式的壇和有頂的龕為主，祇有很少數的是完整的房屋式建築。其中壇的型制最有地方特點。在長期以來的維修、裝飾、擴建的過程當中，澳門的土地龕壇在總體上表現出一個由小向大、由簡到繁的發展趨向；此外，其他神的龕廟也逐漸在旁邊出現。

在澳門的供奉土地的碑、壇、龕、廟這四種形式當中，碑的形式最簡樸：長方形、約一尺高的石碑，直接插入地面。我發現了七個石碑，附表中在型制一欄，以“碑”為標識。[5] 碑已經很少獨立存在，它們大多依附在土地壇的旁邊，且都在澳門最早的華人區裡。其中媽閣廟院內山坡上祭祀土地的石碑直接立地（圖1），基本獨立，

* 朱天舒，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佛教藝術史博士；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1］媽閣廟內土地碑

［圖2］蓮峰廟前土地碑和土地壇

［圖3］三街會館前土地碑和土地壇

［圖4］氹仔天后廟前土地壇

旁邊沒有土地壇[6]，代表小石碑最初獨立使用時的情況。其它的都在土地壇廟附近，比較容易看到的有蓮峰廟和三街會館前的土地碑。兩處都另有很醒目的土地壇，其中蓮峰廟前的土地碑，原來直接立於廟前的一棵樹下，現在被移到土地壇旁邊（圖2）。三街會館前的土地碑夾在土地壇和香爐之間（圖3），應該不是石碑的原始位置。目前這種石碑還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在同一地點，一般不需要同時立兩個土地神的神位。如果出現了兩個，很可能其中一個是從附近遷移過來的，或者兩個建造於不同時間。營建神龕的規律是越蓋越大，越蓋越豪華。規模大的應該建得晚，是對原來較小的神龕的擴建。所以以上六處小石碑很可能早於它們旁邊的土地龕壇。

土地壇也很簡單，一般由磚石、水泥砌成。（圖2）蓮峰廟前的土地壇和（圖4）氹仔天后廟旁的土地壇，都代表典型的土地壇的形狀：長方形平臺，大約一兩尺高，總體形狀像一個後面有拱形靠背、兩側有扶手的太師椅。這種有後背的土地壇現在在珠三角的其它地區還常能見到，似乎是這個地區的特色。（圖5-1）是江門一帶村邊的土地壇，（圖5-2）是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鄭觀應故居）的土地壇，都是這個形狀。這也是香港土地壇的形式之一。[7] 土地壇講究不蓋頂，可以直接與上天之氣相通。[8] 以壇的形式拜土地神，在中國歷史悠久，可上溯到夏商周時期。土地壇原來並不設像，封土成壇，壇既是祭祀的場所，又代表被祭祀的對象，是最早的土地神的代表形式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5-1］江門一村邊的土地壇

［圖5-2］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土地壇

［圖6］氹仔蟻圍的土地壇

之一 。[9] 北京現在還有清朝的地壇，就是一個方壇，當然要比澳門的土地壇雄偉得多。早年夏商時期這樣祭拜土地的方壇已得到考古證實。[10]

土地壇和小石碑上都有型制統一的銘文，進一步標誌土地神的存在。銘文的形式和大小很像寺廟裡的神的牌位。上面從右到左，一般橫刻群體名稱，其下豎寫土地神的名號（圖1、2、3、4）。街頭的土地壇上，土地神往往被稱為“社”，與稷（穀物）合祭，其次是福德正神的稱呼。譬如前文提到的氹仔天后宮前的土地壇（圖4），橫書社區/團名“祿秀社”，其下豎題“本坊社稷福德正神”。坊，指城鎮裡的街區，在澳門的這些銘刻裡，我發現使用坊字的地方原來都是有街有道的地方，或者是市區，或者是集鎮。偏遠的村落，一般不會自稱為坊。

至今在澳門的很多土地壇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題字的部分是一塊獨立的小石碑，與拱形的後背不完全是一體的。如氹仔蟻圍的土地壇（圖6），題字的部分是石頭，拱形後背的其它部分是水泥，接縫處已經裂開。就算不是獨立的石碑，題記週邊也往往做出長方邊框，形狀大小狀若小石碑（圖2、3、4）。其實，在廣東尤其珠三角一帶有一種把小石碑直接立在壇上的傳統。18世紀時曾在兩廣任職的張渠，寫過一本記錄當地風俗的《粵東聞見錄》（1738），其中就專門談到社壇。根據他的觀察，粵東當時每村每鄉都設社壇：

> 各鄉具有社壇，蓋村民禱賽之所。族大者自為社，或一村共之。其制，砌磚石，方，可數尺高，供奉一石，朝夕惟虔。亦有靠樹為壇者。[11]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7］香港油麻地觀音樓裡的土地壇

［圖8］茨林圍土地壇

社壇的型制就是幾尺高的方壇，其上祇立一石。這樣的形式在香港還有遺存，見油麻地觀音樓裡的社壇（圖7）。不過澳門的社壇都有個太師椅狀的後背，小石碑都砌在壇上的後背牆裡。（圖5-1）所示的江門地區的土地壇，小石碑與後背牆是分離的，可算是壇上祇立石碑和祇立後背牆之間的一種形式，也是後背中的小碑刻有一定的獨立性的一個例證。

澳門現存的六個在土地龕壇旁邊的小石碑，其銘文與龕壇上的不一樣，說明建龕壇的與當年建碑的是不同的社團群體。要不然建方壇時，石碑就有可能被移到方壇上，不會以碑的形式遺留到今天。以如前文提到的蓮峰廟前的土地神（圖2），壇上刻“蓮峰社稷之神”，碑上刻“蓮蓬社稷之神”；三街會館前的土地壇上刻“榮寧社社稷福神”，石碑刻“本坊土地福神”（圖3）。蓮峰和蓮蓬，榮寧社和本坊應該不完全是一回事。唯一碑壇銘文相近的是茨林圍（圖8），壇上是“區慶社 社稷之位”，碑上是“口慶社稷大王爺爺神位”。碑上以單字“慶”開頭，上面也不留餘白，文句不通，也不合規範，應該上面還有字，殘損了，所以建壇的時候重刻了一個石碑。總之碑與壇有關連，在壇上祇立小石碑曾是粵東地區社壇的普遍形式。

區別於敞開式的壇，本文將有頂的稱為龕。過去壇的數量應該很多，現在龕已取代了壇，成為主要形式。有相當一部分的龕是從壇改造而來的，還有很多龕是新建或新裝修過的。澳門現在尚存一共36個壇，86個龕。86個龕中，26個龕有明顯的壇的痕跡。其餘60個龕中，有33個使用了瓷磚、進口大理石、鐵蓬等近三四十年才在澳門廣泛使用的現代建築材料，所以這33個龕不是在近期新修的，就是在這期間有過重大裝修擴建。其中有些可能過去就是壇。從以上資料來看，隨着改裝擴建的進行，壇在慢慢減少，龕逐漸成為主要形式。路環三聖廟旁邊的土地龕就是一個從壇到龕的近期的例子。（圖9-1）是2008年的照片，（圖9-2）是2012年4月的照片。2008年土地壇的型制清晰可見，不過人們已經在上面加設了一個罕見的鐵棚。2012年全面翻新，變成了一個龕，案牆都貼滿紅色瓷磚，上面飾金色琉璃瓦，壇的痕跡蕩然無存。（圖10）所示的海蛤里的龕，也明顯是由壇改建的。用到了瓷磚這樣現代建材，應該也是比較近期擴建的。傳統的比較規範的龕就像一個沒有前壁的房屋。除了前兩例這樣半人至一人多高的小型龕，還有如房屋大小的大型龕。大型龕裡的供臺是桌子的高度。無頂的方壇是上古遺制；在現在人看來有頂的龕比壇更莊嚴華麗，是供奉神的神龕的標準樣式。龕中土地神的題記與碑壇的大體相仿。龕和廟一般都自題為福德祠。

在澳門市區裡還有一種以完整的房屋形式的建築供養土地，本文將這一組歸類為廟。澳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9-1］路環三聖廟旁邊土地龕（2008）

［圖9-2］路環三聖廟旁邊土地龕（2012）

［圖10］海蛤里土地龕

門現在一共有八個土地廟。過去茨林圍也有個土地廟，搬遷之後現在祇有碑壇。 廟裡一般都會供土地公的像，有的還立神牌。其中沙梨頭的俗稱土地廟，其它七處的都自題為福德祠（附表第16-23），以沙梨頭、雀仔園、下環的最大，也最為著名。這些規模完整的廟，最初都是由簡單的壇發展而來的。譬如在趙家巷福德祠、中和社福德祠、柴船尾街福德祠、沙梨頭街福德祠這些土地廟裡，就是一個土地壇。雀仔園和下環的土地廟，過去都祇是直接立於街頭的土地壇，搬遷重建以後才有完整的房屋，具備廟宇的規格。沙梨頭土地廟也是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的。沙梨頭在填海以前是臨海的港口，是澳門最早的華人聚集區，可上溯到明末17世紀。[12] 沙梨頭最早的土地龕應該始建於這個時期，不過那時的土地龕是何種樣式已不得而知。葡澳政府同治年間（1856-1875）開始在這一帶填海，到1925年，沙梨頭已從過去的漁村完全城市化。[13] 從沙梨頭土地廟旁的醫靈廟裡保留下來的碑刻看，此地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建過一個“永福古社亭”。現在廟後的石崖上還保留“永福古社”的題字，應該與永福古社亭是一體的。“永福古社”的題名很說明問題，稱“古社”，而不直接稱“永福社”，說明永福社在1789年時就已經名存實亡了。也就是說在沙梨頭最初的小土地龕壇發展成了亭，然後又進而發展成廟。

碑、壇、龕、廟，一種比一種複雜，它們在澳門演繹着一個活的歷史。如果把碑架到方臺上，就是壇；如果在壇上加蓋屋頂，就可以變成龕；如果蓋個房子把壇完全罩住，就成了廟。民間的廟宇，往往是這樣由較小的龕，一步步擴大發展而成的。隨社區的經濟能力的提高，信眾們會給他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11］新圍土地龕和關帝龕

們的神靈換上更好的房子。在臺灣民間宗教的研究中，學者們也發現了相近的發展規律。[14] 這一規律不僅適用於土地神，也是其他神的廟宇。

在中國人的宗教觀念裡，土地神被當作是一方一地之主，高於土地的其它神祇（如天后）是社區成員的保護神，才有正規的廟宇。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人們往往是先拜當地的土地神，為土地神立小龕，然後再請其他的寺廟神。待社區有財力蓋大廟以前，拜其它的神往往是先從小龕開始。在人多地少的澳門，這樣的小龕很有可能就先建在土地龕的旁邊。

在土地神和其他神的關係中，澳門出現了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土地龕旁邊共祀其他神，兩個都是大小相近的小神龕；見表中最後一欄所列，在澳門約有十處左右的土地龕壇旁邊共祀其他神祇族，[15] 以包公、關公和觀音較為常見，也有水仙、九大神等地方色彩濃厚的神。（圖11）是新圍的土地龕，旁邊供着關帝。關帝也有自己的龕，兩個龕雖然搭在一起，也在裝修的時候貼了同樣的瓷磚，但明顯不是一起設計的。 澳門的土地龕也是鄰里遺棄家中神像牌位的地方，所以土地龕壇上常常擺着其它神的塑像，一起享受香火。這類神像不屬於本文討論的情況。此處祇統計有獨立的龕及香火的。

第二種情況，社區土地龕壇依附在其它神的寺廟旁邊。社區以寺廟活動為中心，人們來寺廟進香時順便也給廟旁邊的小土地龕壇獻上香火。社區土地神附屬在寺廟神之下是普遍現象，不過兩個位置這麼近可以算是澳門特色。附表中的第1-15，110-114，122-124 都是在寺廟旁邊的土地龕壇，標識在第三欄。澳門有約四十座廟宇（除土地廟），一半廟宇前有供社區土地神。有些可能是先有土地龕，後有廟；有些土地壇是城市改建時被移到廟旁邊的，如觀音古廟和觀音堂前的四個土地壇。澳門寺廟內一般還會供奉本廟土地，本文不記在內，祇記社區土地龕壇。

第三種情況，土地神發展成多神寺廟，其它神在土地廟裡被一起供養。共有兩例 —— 雀仔園和下環（附表第20和24，見最後一欄）。雀仔園福德祠裡，正中供財帛星君的龍頭牌位，土地公婆的塑像反而分立兩旁，神牌比塑像還顯高大。下環土地廟裡共祀天后、北帝、哪吒、孫靈和醫靈轉運等二十多位神祇。

第四種情況，祇有一例，就是沙梨頭，土地廟和其它神的廟宇並肩屹立。前文講過沙梨頭土地廟自身的歷史。在這個土地廟旁邊的山崖間，有明代開始供奉的觀音。土地廟右側還有一個先鋒廟，一個聖母廟，不知始建何時，但一定在1818年以前就已經有了。1856-1860年間，此地又加蓋了一間醫靈廟供醫靈大帝。[16]

在沙梨頭、雀仔園和下環，即第三和第四種情況裡，整個社區共慶土地誕，而不是其它的神誕，形成由土地神統領寺廟神的格局，已超越傳統的拜土地神的範疇，可算得上是澳門土地崇拜的重要特點，本文第三部分將對此詳細討論。

以上是分類討論澳門土地龕壇的特點和發展變化。總體來看，還有以下三個重要方面能夠反映澳門土地信仰的特質：銘文、土地神的表現形式、社壇的淵承。

第一，關於銘文。澳門土地神以稱“社”和“福德正神”的最多，在可統計的89個刻有土地神神稱號的銘文中 [17]，37個題“社稷”，28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12］亾仔蟻圍土地壇

個用“福德正神”，10個用福德正神的簡稱“福神”，極個別情況下“社稷”與“福德正神”或“福神”同時使用。壇龕廟三種形式裡，“社”多與壇結合，“福德正神”多用於龕廟。澳門的移民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省，兩種傳統在這兩個地區都能找到淵源，“社”盛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而福德正神在包括福建在內的更廣大的地區廣泛使用。[18]

除了“社稷”和“福德正神”這兩個最有特點的稱謂，銘文中對土地神的稱呼裡，次為常見的是直接稱“土地之神”，有的甚至祇稱“土地”[19]；再次常見的是“土地爺爺”／“土地公”[20]。這些都是現在中國對土地神通用的稱呼。在鄰近的香港，過去的村民通常把土地神叫作“大王”或“伯公”。“大王”一詞來自“社稷大王”，在澳門祇出現在兩處：媽閣旁邊的中和社福德祠和茨林圍[21]，兩處都是澳門較早的華人居住區，可以上溯到明代。說明早期港澳兩地居民宗教文化的相近性。“伯公”是客家人對土地神的稱呼，在澳門這些土地龕壇的正式的銘文中，沒有見到。另外澳門的這些銘文中，有十處將土地神稱為“財神”。[22] 土地神掌管維繫一方一域之內的生命的律動，助人發財在土地神的權限之內，但是把土地神這樣明確而正式的定位成財神，應該算是土地神信仰在澳門發展出來的特色。[23]

第二，關於土地神的表現形式。前文提到方壇本身就代表土地神，最初壇上不供神像。除了壇而外，土地神還常常由天然大卵石來代表，如表中所列，現在澳門至少三十七處還保留有這樣的石頭，約佔土地龕壇廟總數的三分之一。海蛤里（圖10）的土地龕上供有四塊石頭，全部漆成紅色，是澳門土地壇上供奉石頭的典型代表。新圍的（圖11）土地龕裡所供奉的也是一塊石頭而已。極個別的土地壇，圍樹而建，如亾仔蟻圍的土地壇（圖12）。以自然的石頭樹木代表土地神，在中國淵源很久，相應的文獻記載可以上溯到商代。[24]

近來，人物形象的土地神像也被逐漸添加進來，以瓷像最多。土地公呈典型的白鬍子老人形象，平頂方帽，手持金元寶。土地婆也常常伴隨出現。如表中所列，有五十七個龕壇供奉土地神像，大部分都有土地婆相伴。從自然的封土堆、石頭、樹木，到文字和神像，現在一個龕壇之上常常累積了幾種不同的形式（圖4、9-1）。澳門有些土地龕壇，最初可能祇是一個壇、一個卵石或是一個小石碑；現在龕壇之上大多有多種形式的土地神的象徵。過去中國歷史上拜土地神，最初是自然界裡的土、石、木等，然後人形土地神像才廣泛流行起來。澳門街區公共社壇上的各種土地神的表現形式是整個中國過去土地神形象的縮影。

第三，關於社壇。澳門以社壇的形式供奉土地尤為特別，這是中國上古以來的傳統。在中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圖13] 氹仔墓園裡的舊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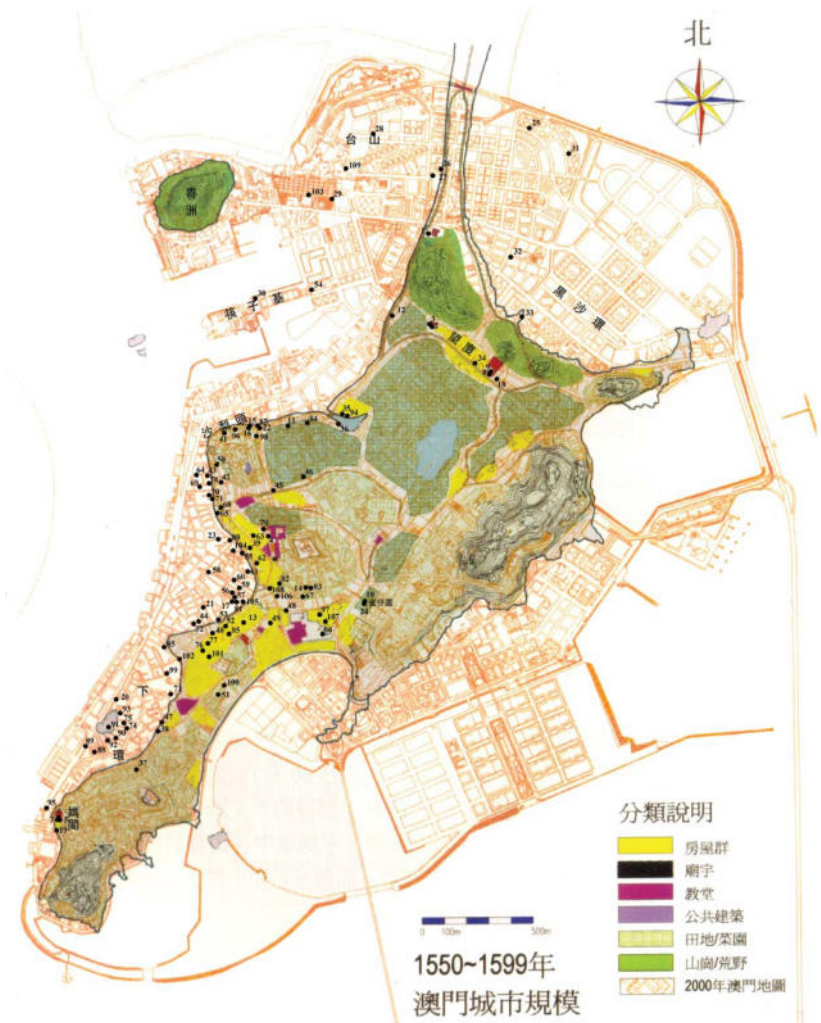
[圖14] 氹仔墓園裡的舊墓

[圖15] 氹仔墓園裡的舊墓

國，主要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供土地像的土地廟在宋代就已廣泛流行起來。[25] 不僅現代學者，就是清代的人都覺得這種社壇很是特別，所以河北人張渠在他的《粵東聞見錄》對社壇做了專門陳述。今天，類似的社壇在珠三角地區，如江門地區依然到處可見，中山地區也廣泛留有遺存。澳門有大量居民是來自這些地區的，尤其是江門。現有37,000名會員的澳門江門同鄉會是澳門最大的民間社團。江門，原本是個市集，元末明初時發展起來。明初時，明太祖曾經下令全國府縣建社壇、城隍廟，並且每個里（110戶）都要立社，祭祀社稷，將社區土地祭拜系統化。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頒佈禁淫祠制，禁止供奉神像。[26]儘管明朝曾若干次下令各府縣興建、修復社稷之壇，這種官方的社祭體系大概到明中期就瓦解了 。[27] 明太祖的詔令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已經根深蒂固的建土地廟供土地公像的傳統，讓人懷疑。不過，對於珠三角江門這樣的新開發區，興建推廣不供神像的社稷之壇應該相對比較容易。這大概就是為甚麼，建方壇、將社稷二神一起供奉的方式在珠三角一帶能夠變成一個地方傳統，然後又在澳門生根的原因。

建方壇，立石碑都是中國的古老傳統，為甚麼方壇在這一地區要圍著小石碑建成靠背椅的形狀？我詢問過很多當地人，有人籠統地說這是土地爺的椅子，但是還是說不出為甚麼就應該是一把椅子的樣子，至今尚未有圓滿的解釋。我推測是受本地墳墓型制的影響。（圖13-15）所示是氹仔公共墓地裡的幾座舊墓，平地墳墓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土包前面樹一個石（或水泥）碑（圖13），比較像樣的會將整個墳包用水泥都封起來（圖14），並在墳包前面做出一個頂部拱形的立面。這個立面的中間鑲嵌長方形墓碑，墓前的土地也用水泥抹出一個方形的平面。這兩種都很簡陋，在澳門幾乎絕跡。再發展一步就是在墓前加兩個扶手一樣的棱（圖15），這種墓型成了本地區一種固定的墳墓型制，也是澳門主要的幾種墳墓型制之一。這種型制的前臺部分與澳門土地壇上的模式驚人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地圖1］1550-1599的澳門城市規模以及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
（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圖由作者製作，背景澳門城市發展示意圖由邢榮發製作）

地相似。這兩種可能——墳墓型制影響土地壇，或者土地壇影響墳墓型制。我認為是前者。因為這個拱形的後背牆正好是墳墓包的立面，有合理性實用性。所以很有可能是墳墓先發展出這個型制，然後被應用到了土地壇上。

## 土地龕壇的分佈

澳門的這129個土地龕壇廟宇在澳門分佈很不均勻，它們主要在舊城區。從現在澳門街頭土地龕的分佈，可以看出這個城市開發發展的歷史。隨着填海造田、村落轉化為市區，有的土地神的香火、轄域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地圖1-4）是在邢榮發製作的澳門城市發展示意圖上標示出的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圖。（地圖1）是1550-1559的澳門，（地圖2）是1600-1699年的澳門，（地圖3）是1700-1799年的澳門，（地圖4）是1800-1899年的澳門。圖中最底層以淡褐色勾勒出的不著色的是現在的澳門；中心地區黑色輪廓線以內的是填海以前的澳門半島。黃色區域是房屋，即居民區；淡綠色的是無人居住的山丘；深綠色地區是農田；紅色小方塊是廟宇；粉色的是教堂。半島中間在黃色和綠色之間有一道線是城牆，南部算城內，北部是城外。不過真正的市區並不大，核心區域祇有幾條街而已，最南端媽閣廟一帶聚集中國漁民。對比這幾個圖，可以看出黃色居民區不斷擴大，澳門半島的外輪廓線隨填海的開始與發展而改變。

圖上黑色的圓點代表社區公共土地龕壇的位置，其分佈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徵。（地圖上是編號與附表中的編號相對應。）

首要的特徵是村落與市區有差別。大部分土地龕壇分佈在城牆以南的舊城區，村落地區土地龕壇數量很少。過去澳門北部有幾個從事農耕的自然村落，以曾經簽定過《中美望夏條約》的望廈村為首。一個村一個土地神，一般祇需要在村口立個土地龕。所以大面積的村子，土地龕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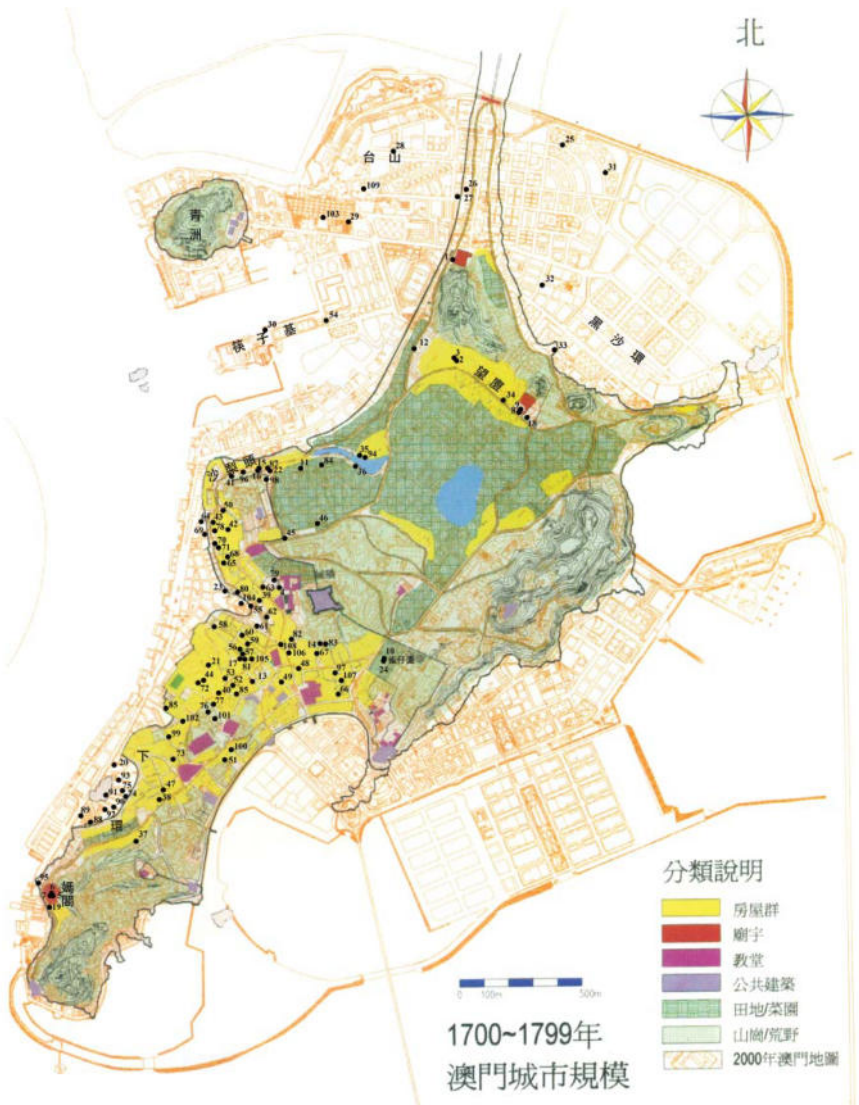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能就一兩個。在城市化過程中，原村落龕廟大多被搬遷。現在望廈村的觀音堂和觀音古廟前都各有兩個土地壇（地圖第2、3、8、9）都是別處搬來的。再如原龍田村的土地廟，龍田村在望夏村旁邊，可上溯到明代。[28] 村中當年有一個關帝廟和一個供奉土地的福德祠，此外南北村口還分別有一個稱建隆社、永興社的土地壇。光緒二年(1907)，葡澳政府侵佔龍田村，村民移走。第二年，原村民將兩個廟（地圖第 18）兩個壇（地圖第 2、3）遷到了望廈村。

［地圖2］1600-1699的澳門城市規模以及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
（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圖作者製作，背景澳門城市發展示意圖邢榮發製作）

與村落相反，澳門市區土地龕分佈密集，一般都建在小巷。城市的街道分主街、副街和小巷。主街分支出副街，副街通小巷。在老城區裡，土地龕廟常常都建在最小一個級別的小巷裡。這樣的小巷一般以“圍”和“里”為街名，129個土地龕廟裡，62個是在這樣的三級小巷裡，基本占總數的一半，其中53個所在街道名稱含有“里”或“圍”字。正如其名稱所示，這是一種有界定的封閉式空間。譬如說“里”，就是很短很短的死胡同，入口處還常有門一樣的設置，據老人講，過去的這樣的 “里”的門口，還會供門神。[29] 土地神一般守望在巷子入口處、最頂端或者在巷子的拐彎處。這裡的土地神的轄域很小，也很明確，就是土地壇所在的短街的兩邊的人家。這樣的分佈模式反映澳門早期的發展特點。澳門大規模的城市化是19世紀中葉拆毀城牆以後的事。在19世紀末以前，城市化的進程還比較緩慢，一街挨一街，自然式擴展（organic mode）；而不是由政府統一規劃，或者是在短期內形成大面積統一的社區。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地圖3] 1700-1799的澳門城市規模以及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
（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圖由作者製作，背景澳門城市發展示意圖由邢榮發製作）

居民區密集的土地龕壇基本在18世紀末以前興建，祇有下環地區的興建於19世紀後半期。

這個時期的緩慢發展，也反映在澳門的人口增長上。澳門1554年開埠時，估計祇有四百人。(30) 約在16世紀70年代以後澳門人口開始上萬，形成民夷雜處的局面。明末動亂，難民湧入，澳門人口一度達4萬。此後，由於各種因素影響，澳門對外貿易曾經衰落，1743年人口一度下降至五千五百。後來鴉片貿易給澳門帶來繁榮，從18世紀70年代到鴉片戰爭，澳門人口基本在兩、三萬之間波動。(31) 1854-1861年響應太平天國，廣東發生洪兵起義，大批難民湧入澳門避難，造成一次移民高潮。19世紀60年代以後到民國，澳門人口在七、八萬間浮動。(32) 綜合城市發展和人口的變遷，舊城區的土地龕壇興建是在明代形成大體格局，以後緩慢增建，18世紀70年代開始穩定下來。最後一批是19世紀後半期開發的下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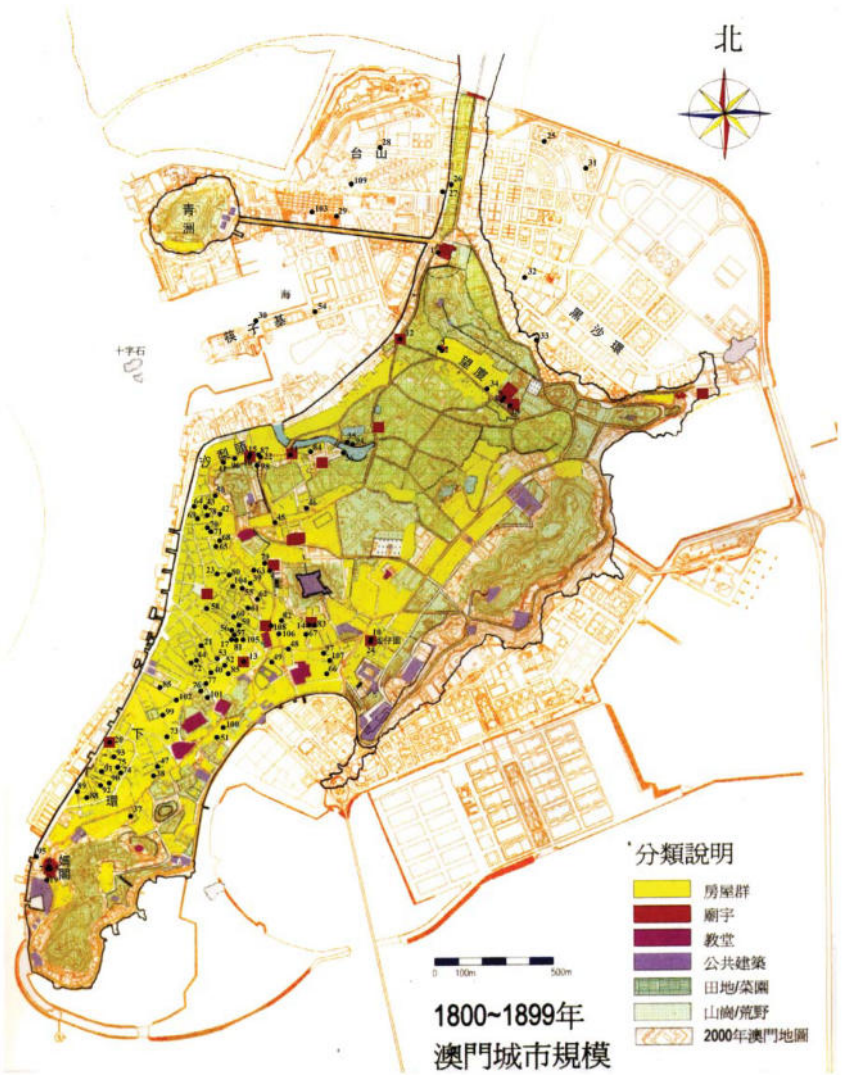
第二個突出的特徵是土地龕壇在形成時間方面的規律。市區裡有土地龕壇的街區，相當一部分在1599年以前就已形成了（地圖1）。此後一百年，隨黃色居民區的擴展更多的土地龕壇出現，但變化不是很大（地圖2）。顯著的變化出現在1799年（清嘉慶四年）的地圖上，密集的土地龕群祇剩下半島左下角的一組不在版圖範圍（地圖3），這是下環地區。這一地區的填海是在1866-1910之間完成的。在1899年的地圖上這裡已是陸地。即

到1899年，不在版圖之上的土地龕壇祇有8個：第 25, 28, 29, 30, 31, 32, 54, 103，散落在北部（地圖4）。（第26和27原在陸地上）。澳門大面積填海人口倍增是在民國以後，北部東部農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業地區和填海地區開始一片一片地大面積地城市化。1912年澳門半島3.4平方公里，[33] 現在9.3平方公里。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歷了數次戰爭和不斷的罹難，使澳門成了一個避風港，1927年，澳門人口已上昇到15.7萬，抗日戰爭時一度達24.5萬，50年代和60年代又穩定在17-18萬。（現在是58.6萬）而這段時期發展的地區，新建土地壇不到十個。民國以後澳門也沒有再新建民間宗教寺廟。[34]

城市化的發展給土地神的轄域帶來了變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個是新開發區的土地神的轄域，另一個是被迫搬遷的土地神的轄域。




［地圖4］1800-1899的澳門城市規模以及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
（澳門社區土地龕廟分佈圖由作者製作，背景澳門城市發展示意圖由邢榮發製作）

關於新開發區的土地神的轄域，在北部東部新開發的大片地區，土地龕壇很分散，若大一片區域才寥寥幾個。譬如澳門北部的台山地區，是20年代填海造出來的，現在區內的住宅樓很多是80年代末以後舊屋改造工程的結果。本區有兩個半個房屋大小的土地龕（第26，27）興建於90年代[35]，相距很近，都在主街上，平日都會有周圍鄰里到這兩個龕前定期上香；他們各自去各自的龕，不過當我問起兩個土地神的轄區怎麼界定時，沒有人答得上來。兩個土地龕之內分別保存有“蓮環社稷之神”和“龍環社稷之神”的小石碑。現在澳門的地圖上怎麼也找不到蓮環和龍環這兩個名稱。我訪問附近的居民時，發現他們都沒有注意到這兩個小石碑。那麼，人們是怎麼選擇去哪個龕呢？有一個虔誠的常年拜神的人這樣回答我：“你覺得哪個靈驗，你就去拜哪個土地神。”[36]

其實，龍環是過去這個地方曾經有過的一個村子的名字。據《廣東圖說》和《香山縣誌》記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載，村中有二十幾戶人家，在通往關閘的要道上。1849年葡澳修路橫跨這裡以後，村子就逐漸消失了。[37]《趙氏澤堂家譜》中保存着一張大約是1886年繪製的手繪澳門北部城外村落圖，上面標着七個村子，龍環還是其中之一。[38] 蓮環的性質應該也差不多。隨台山地區的擴展，兩個土地龕也被重修擴建，附近更多的居民也前來上香。所以，這兩個土地神的轄域也就完全改變了，擴大了，而且變得模糊不清。這裡的人們拜其中某個土地神，不是因為他們在這個土地神的轄域裡，而是因為那個土地神靈驗。

另外一個例子是黑沙灣第五街的土地龕(no.32)，建於2006年，如果此前這裡沒有過龕，那麼，這恐怕就是最新設立的社區土地。這裡的土地神被稱作“黑沙灣區社稷之神”。看來這個土地神要掌管整個黑沙灣區。黑沙灣區很大，也是填海出來的，現在已高樓大廈林立。當我問及這個區的居民時，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土地龕以及這個土地龕的土地神統管範圍。傳統的村落及澳門老城區的里圍祇有非常有限的一兩個入口，與此相比，現代城市裡的區是開放式空間，有四通八達的道路與外界相通，相應的市區新供奉起來的土地神，其疆域也變成開放式，邊界模糊。

被迫搬遷的土地神的轄域，土地龕壇被遷移後，土地神與其轄域開始錯位分離。澳門地貌的改變，主要是原來的村落被城市化，也造成一些土地龕壇的落寞。前文提到過觀音堂和觀音古廟前四個土地壇；筷子基的土地壇歷經數次搬遷；還有柴船尾街兩個土地壇並列，也是搬遷造成的。這些都是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的土地神。祇要土地龕還在公共場所，離居民區也不太遠，尤其是在廟宇旁邊，就會有香火。在調查過程中，我很少發現完全被廢棄的土地壇。在氹仔的卓家村裡，這個壇在一片廢墟地當中，四周還有鐵網圍着，不容易接近。再如原龍田村的土地廟(no. 18)，因為現在鎖在觀音堂旁邊的園子裡，沒有受到供養。

中國過去的城鎮也像村落一樣，社區普遍供奉土地神，可能還分級，大的社區下再分小街區。雖然這些遺跡基本沒有保留下來，山西平遙和福建泉州可以為我們理解傳統城鎮中的土地神提供一些線索。山西的平遙市，城中有個城隍廟，廟中的西側殿裡排列着四十個土地塑像，分別代表平遙下屬的四十個區域 —— 城中的八個坊和城外的三十二個里。這個城隍和四十個土地的配置與行政管理的系統是相應的，以城隍為大，統領各區土地。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20年代考察過泉州的土地神。他發現泉州城裡城外共分三十六舖，每舖再按大小分兩三個境，一個境一個土地神。儘管在泉州的行政體系裡並沒有“境”這個級別，但泉州人寫住址的時候不用街名，而是用舖和境。[39] 在當年的泉州人眼裡，他們從屬土地神所轄的最小單元的境，泉州的土地神不僅界定地域，也界定人的社區。

澳門居民區土地神的供奉反映中國城市裡設置土地神的傳統。澳門與前兩例不同的是澳門是自然發展逐漸擴展而成的。土地神的分佈歸根揭到底描述了城市的歷史。澳門從開埠到1848受中國政府有效控制，外國人被嚴格限制在城牆以南。半島上最初的居民並不多，移民慢慢流入，在原居民區周邊和沿海一帶（如媽閣、沙梨頭等）定居下來。這個時期的華人居民區是一街挨一街地緩慢發展起來的。街街建土地龕壇的現象，還見於珠三角一帶的其它城市或地區，譬如香港的某些地區。[40] 澳門向城北的擴展，大面積填海都是葡澳政府以後的事情，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不再是民間百姓墾荒，圍繞共同的土地神結社而形成自然的社區。每個店舖，甚至家家戶戶多立神龕，都拜自家的土地神，於是人們不再因居住在一塊共同的地域，而凝聚成一個有社區。同時，隨着現代化的進程，設置土地神的意識也慢慢淡化了。土地神在舊城區密集、新興社區稀疏的現象，也廣見於臺灣的城鎮，譬如新竹 [41]，說明這是傳統信仰在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發展規律。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附表】

| 編號 | 區域 | 類型 | 名稱 | 街名 | 銘文 | | 型制 | 土地神形象 | 共祀其它神 |
|---|---|---|---|---|---|---|---|---|---|
| | | | | | 社/坊名稱 | 土地稱謂 | | | |
| 1 | 澳門 | 廟旁 | 蓮峰廟前土地 | 蓮峰廟 | 蓮峰 | 社稷之神 | 壇 | | |
| | | | | | 蓮蓬 | 社稷之神 | 碑 | | |
| 2 | 澳門 | 廟旁 | 觀音古廟前土地(一) | 美副將大馬路 | 永興 | 社稷神位 | 壇 | | |
| 3 | 澳門 | 廟旁 | 觀音古廟前土地(二) | | 建隆 | 社稷神位 | 壇 | | |
| 4 | 澳門 | 廟旁 | 大三巴哪吒廟旁土地 | 聖方濟各斜巷 | | | 龕 | 1土地公 | |
| 5 | 澳門 | 廟內 | 媽祖閣正直祠(一) | 媽閣廟 | | 土地福德財神 | 龕 | | |
| 16 | 澳門 | 廟內 | 媽祖閣正直祠(二) | | | 土地福德財神 | 龕 | | |
| 7 | 澳門 | 廟內 | 媽閣廟社稷 | | | 社稷之位 | 碑 | | |
| 8 | 澳門 | 廟旁 | 普濟禪院門前土地(一) | 美副將大馬路 | 居仁 | 社稷神位 | 壇 | | |
| 9 | 澳門 | 廟旁 | 普濟禪院門前土地(二) | | 啟門 | 社稷之神 | 壇 | | |
| 10 | 澳門 | 廟旁 | 崔仔園福德祠前土地 | 羅憲新街 | 泰平 | 社稷土地之神 | 壇（也有12個碑） | | |
| 11 | 澳門 | 廟旁 | 石敢當行臺前土地 | 橋里 | 橋頭 | 土地公公 | 壇 | | |
| 12 | 澳門 | 廟旁 | 先鋒廟前土地 | 先鋒廟 | 本汎 | 土地福德神位 | 壇轉龕 | | |
| 13 | 澳門 | 廟旁 | 三街會館前土地 | 公局新市東街 | 榮寧社 | 社稷福神 | 壇 | | |
| | | | | | | 本坊土地福神 | 碑 | | |
| 14 | 澳門 | 廟旁 | 柿山哪吒廟前土地 | 柿山哪吒廟 | | | 壇 | | |
| 15 | 澳門 | 廟旁 | 沙梨頭土地廟前土地 | 麻子街 | | 本方土地之神 | 壇 | | |
| 16 | 澳門 | 廟 | 沙梨頭土地廟 | 麻子街 | 永福古社 | 本坊土地社稷福神 | 廟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共祀醫靈、先鋒、聖母、觀音等 |
| 17 | 澳門 | 廟 | 趙家巷福德祠 | 趙家巷 | | □□正□□□ | 壇轉廟 | 2石，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18 | 澳門 | 廟 | 原龙田村福德祠 | 普濟禪院內 | 龍田 | 土地福神（香爐上） | 廟 | 2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19 | 澳門 | 廟 | 中和社福德祠 | 媽閣上街 | | 本坊福德土地旺相財福之位 | 壇轉廟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 | | | | | 本坊社稷保民大王之神位 | | 1石<br>1土地公 | |
| 20 | 澳門 | 廟 | 下環街福德祠 | 河邊新街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廟 | 1土地公<br>1土地婆<br>1石 | 廟內共祀天后、北帝、哪吒、孫靈和醫靈轉運等二十多位神祀 |
| 21 | 澳門 | 廟 | 柴船尾街福德祠 | 柴船尾街 | | 本圍土地福德 | 壇轉廟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 | | | | 橫圍 | 土地 | | | |
| 22 | 澳門 | 廟 | 沙梨頭街福德祠 | 沙梨頭街／石牆街 | 永安社 | 土地福神位 | 壇轉廟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23 | 澳門 | 廟 | 大碼頭街福德祠 | 大碼頭街 | | | 廟 | 2石,1土地公 | |
| 24 | 澳門 | 廟 | 崔仔園福德祠 | 羅憲新街 | | | 廟 | 土地公<br>1土地婆 | 共祀財帛星君(神位)等 |
| 25 | 澳門 | 街 | 如意廣場福德祠 | 如意廣場 | | 福德正神 | 龕（新） | | 1龍母 |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 編號 | 區域 | 類型 | 名稱 | 街名 | 銘文 | | 型制 | 土地神形象 | 共祀其它神 |
|---|---|---|---|---|---|---|---|---|---|
| | | | | | 社/坊名稱 | 土地稱謂 | | | |
| 26 | 澳門 | 街 | 巴波沙大馬路福德祠 | 巴波沙大馬路 | | | 龕（新） | 1土地公 | |
| 27 | 澳門 | 街 | 蓮環社稷 | 巴波沙大馬路附近 | 蓮環 | 社稷神位 | 龕 | | |
| 28 | 澳門 | 街 | 台山連花村土地 | 菜園涌北街 | 台山連花村 | 本坊土地社稷神 | 壇轉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29 | 澳門 | 街 | 青洲大馬路土地 | 青洲大馬路/青洲新路 | | | 龕 | 1土地公 | |
| 30 | 澳門 | 街 | 筷子基北街土地 | 俾若翰街/筷子基北街 | | 街坊土地之神位 | 壇轉龕 | | |
| 31 | 澳門 | 街 | 順景廣場土地 | 順景廣場 | | | 龕（新） | 1石,1土地公,1土地婆 | |
| 32 | 澳門 | 街 | 黑沙環區土地 | 黑沙環第五街 | 黑沙灣區 | 社稷之神 | 壇（新） | 1土地公,1土地婆 | |
| 33 | 澳門 | 街 | 區神父街土地 | 區神父街 | | 本坊社稷土地福神 | 龕（新） | 1石 | |
| 34 | 澳門 | 街 | 福和社土地 | 美副將大馬路 | 福和社 | 福和土地神 | 壇 | | |
| 35 | 澳門 | 街 | 義字街土地 | 義字街 | | 土地社稷之神 | 壇轉龕 | | |
| 36 | 澳門 | 街 | 大纜巷土地 | 大纜巷 | | 土地福德正神 | 壇轉龕 | 1石 | |
| 37 | 澳門 | 街 | 亞婆井斜巷土地 | 亞婆井斜巷 | | 土地財神 | 龕 | | |
| 38 | 澳門 | 街 | 六屋圍土地 | 六屋圍 | | 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 |
| 39 | 澳門 | 街 | 人和里土地 | 山蘇雀圍/人和里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 |
| 40 | 澳門 | 街 | 公仔圍福德祠 | 公仔圍/公仔巷 | | 旺相（橫書）土地福神位 | 壇轉龕 | | |
| 41 | 澳門 | 街 | 海蛤里土地 | 海蛤里 | | | 壇轉龕 | 4石 | |
| 42 | 澳門 | 街 | 何林圍土地 | 何林圍/何林里 | | 土也福德正神 | 龕 | 1包公, 1觀音, 1金花, 1財神 | |
| 43 | 澳門 | 街 | 新圍土地 | 新圍/新里 | | | 龕(新) | 1石 | 1關公 |
| 44 | 澳門 | 街 | 福榮里土地 | 福榮里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位 | 龕 | | |
| 45 | 澳門 | 街 | 三多社福德祠（三巴門） | 連勝馬路 | 三多社 | 稷 | 壇轉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46 | 澳門 | 街 | 定安社土地（涼水街） | 定安街 | 定安 | 社稷神位 | 壇轉龕 | 1石(石上畫有土地公像) | |
| 47 | 澳門 | 街 | 水手西街土地 | 水手西街與下環正街交界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48 | 澳門 | 街 | 德香社土地 | 德香里 | 德香社 | | 壇 | 1石,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49 | 澳門 | 街 | 大堂新圍福德祠 | 大堂新圍 | | | 龕(新) | 1石 | |
| 50 | 澳門 | 街 | 眼鏡里土地 | 眼鏡里/倒裝二圍 | | （文字不清且被神像遮擋） | 壇轉壇 | 2石, 1土地公 | |
| 51 | 澳門 | 街 | 巴掌圍福德祠 | 巴掌圍 | |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 | | | | | 本社坊稷神 | 壇 | | |
| 52 | 澳門 | 街 | 手肘圍福德祠 | 手肘圍/德隆新街 | | 本坊土地神位 | 龕 | | |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 編號 | 區域 | 類型 | 名稱 | 街名 | 銘文 | | 型制 | 土地神形象 | 共祀其它神 |
|---|---|---|---|---|---|---|---|---|---|
| | | | | | 社/坊名稱 | 土地稱謂 | | | |
| 53 | 澳門 | 街 | 宏隆坊社稷土地 | 桔仔街 | 宏隆坊 | 本坊社稷土地之神 | 龕（新） | 1土地公 | |
| 54 | 澳門 | 街 | 沙梨頭南街土地 | 沙梨頭南街 | | | 龕 | 1土地公 | |
| 55 | 澳門 | 街 | 聚龍社土地 | 玫瑰里/聚龍通津/騎樓街 | 聚龍 | 社稷之神 | 壇轉龕 | 1石 | |
| | | | | | | 土地之神位 | 碑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56 | 澳門 | 街 | 吉慶一圍土地 | 吉慶一圍 | 旺丁社 |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1包公,1關公,1華陀 |
| 57 | 澳門 | 街 | 吉慶二圍土地 | 吉慶二圍 | | | 龕 | 1石 | |
| 58 | 澳門 | 街 | 老人圍福德祠 | 老人圍 | |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59 | 澳門 | 街 | 商人巷土地 | 商人巷/十八間 | | 本街土地 | 壇（?） | 1石 | 1關公<br>1九大神 |
| 60 | 澳門 | 街 | 小新巷土地 | 小新巷 | | | 龕 | 1土地公 | 1觀音<br>1保安座鎮 |
| | | | | | | 本坊土地財神 | 碑 | | |
| 61 | 澳門 | 街 | 草堆橫巷福德祠 | 草堆橫巷 | |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62 | 澳門 | 街 | 顯榮圍福德祠 | 顯榮圍/顯榮里 | | 本街土地福□□□ | 龕(新) | 3石<br>1土地公 | |
| 63 | 澳門 | 街 | 日頭圍福德祠 | 日頭圍/日頭里/大三巴太陽里 | | 本坊土地之神 | 壇轉龕(新) | 1石 | |
| 64 | 澳門 | 街 | 叢慶北街土地 | 叢慶北街 | | 土地公公神位&土地婆婆神位 | 龕（新） | 1石 | |
| 65 | 澳門 | 街 | 沙欄仔里土地 | 沙欄仔里/沙欄仔橫街 | | 土地公公，包公丞□ | 龕 | 1土地公 | 1包公 |
| 66 | 澳門 | 街 | 善慶圍土地 | 善慶圍 | | 本坊威靈土地財神 | 壇 | | |
| | | | | | | 本坊社稷之神 | 碑 | | |
| 67 | 澳門 | 街 | 永安坊土地 | 永安圍 | 永安坊 | 土地財神 | 壇 | | |
| 68 | 澳門 | 街 | 永樂社社稷土地 | 永樂里 | 永樂社 | 社稷土地神位 | 龕(有台基/新) | 2石 | |
| 69 | 澳門 | 街 | 叢慶南街福德祠 | 叢慶南街 | | 本坊土地財神 | 龕 | | |
| 70 | 澳門 | 街 | 工匠圍土地 | 工匠圍/居安里 | | 本坊福德神 | 龕 | | |
| 71 | 澳門 | 街 | 竹里土地 | 竹里/竹圍/海田圍 | | 土地爺爺 | 龕（新） | | |
| 72 | 澳門 | 街 | 夜晦里福德祠 | 夜晦里/深巷仔 | | 本坊土地灵神 | 龕 | | |
| 73 | 澳門 | 街 | 意那韶白的士打巷土地 | 意那韶白的士打巷/鵝眉橫街 | | 本坊土地公之神位 | 壇轉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74 | 澳門 | 街 | 桂和里土地 | 桂和里 | 桂和里 | （香爐上）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1石 |
| 75 | 澳門 | 街 | 帶水圍土地 | 帶水圍 | | 土地福德財神 | 壇轉龕 | | |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 編號 | 區域 | 類型 | 名稱 | 街名 | 銘文 | | 型制 | 土地神形象 | 共祀其它神 |
|---|---|---|---|---|---|---|---|---|---|
| | | | | | 社/坊名稱 | 土地稱謂 | | | |
| 76 | 澳門 | 街 | 苦力圍福德祠 | 苦力圍/聚龍里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1土地公 | |
| 77 | 澳門 | 街 | 菖蒲圍土地 | 菖蒲圍/慶樂里 | | 本坊土地福德正神 | 龕 | 1石,1土地,公,1土地婆 | |
| 78 | 澳門 | 街 | 花園圍土地 | 花園圍/叢慶坊 | | | 龕（新） | | |
| 79 | 澳門 | 街 | 區慶社土地 | 茨林圍 | | 本坊土地爺爺 | 龕 | 1樹, 1土地公 | |
| | | | | | 區慶社 | 社稷之位 | 壇 | | |
| | | | | | □慶 | 社稷大王爺爺神位 | 碑 | | |
| 80 | 澳門 | 街 | 蠔里土地 | 蠔里/果欄尾 | 埠寧社 | 社稷之神 | 壇轉龕 | 6石 | |
| 81 | 澳門 | 街 | 鍾家圍福德祠 | 鍾家圍 | | 本圍土地之□（神像遮擋） | 龕 | | |
| 82 | 澳門 | 街 | 刀里土地 | 刀里/昇發圍 | | | 壇轉龕 | | |
| 83 | 澳門 | 街 | 連安圍福德祠 | 連安圍 | | 福德正神土地爺爺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 | | | | | 本坊社稷土地神位 | 碑 | | |
| 84 | 澳門 | 街 | 剎雞街土地 | 剎雞街 | | 本坊社稷土地神位 | 壇 | 1土地公 | |
| 85 | 澳門 | 街 | 天通里土地 | 天通里 | | | 壇 | | |
| 86 | 澳門 | 街 | 安仿西巷土地 | 安仿西巷 | | 本坊福公:土地公公、土地婆婆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87 | 澳門 | 街 | 銀針圍土地 | 銀針圍 | 銀龍 | 社稷土地財神 | 壇 | 2石 | |
| 88 | 澳門 | 街 | 仁厚里土地 | 聖尼各老圍/仁厚里 | | | 龕（新） | 1石<br>1土地公 | |
| 89 | 澳門 | 街 | 沙井地巷土地 | 沙井地巷 | |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90 | 澳門 | 街 | 草蓆圍土地 | 草蓆圍/蓆里 | | | 龕 | 1包公, 1呂祖 | |
| 91 | 澳門 | 街 | 偶像圍土地 | 偶像圍 | | | 龕 | | |
| 92 | 澳門 | 街 | 綠豆圍土地 | 綠豆圍 | | 本坊土地□□□□ | 龕（新） | | |
| 83 | 澳門 | 街 | 鹽里土地 | 鹽里/爛花園 | | 本街土地爺爺 | 龕（新） | | |
| 94 | 澳門 | 街 | 盧九街土地 | 盧九街 | | | 龕 | | |
| 95 | 澳門 | 街 | 媽閣廟前地土地 | 媽閣廟前地 | | 福德正神之位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96 | 澳門 | 街 | 紅雀圍土地 | 紅雀圍土地 | | 土地公之神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97 | 澳門 | 街 | 龍安圍土地 | 龍安圍 | | 本坊土地神 | 碑轉壇* | | |
| 98 | 澳門 | 街 | 迎龍社土地 | 田螺石級 | 迎龍社 | 土地福神位 | 壇 | | |
| 99 | 澳門 | 街 | 菜園圍土地 | 菜園圍/木字里 | | | 龕（新） | | |
| 100 | 澳門 | 街 | 龍新社福德祠 | 新維里 | 龍新(神位基座上) | 本坊土地福德神位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 | | | | | 社公（橫書)神 | 壇 | | |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 編號 | 區域 | 類型 | 名稱 | 街名 | 銘文 | | 型制 | 土地神形象 | 共祀其它神 |
|---|---|---|---|---|---|---|---|---|---|
| | | | | | 社/坊名稱 | 土地稱謂 | | | |
| 101 | 街 | 吉祥里土地 | 社福圍/社福里/吉祥里 | | | 龕(新) | 1石 | | |
| 102 | 澳門 | 街 | 蕉園圍土地 | 蕉園圍 | 蕉園圍 | 社稷土地福德正神 | 龕（新） | | |
| 103 | 澳門 | 街 | 青洲東街福德祠 | 青洲東街 | | | 龕（新） | 1土地公 | |
| 104 | 澳門 | 街 | 西瓜里土地 | 西瓜里／果欄橫街 | | 社稷土地神位 | 壇轉龕 | | |
| 105 | 澳門 | 街 | 門官圍土地 | 門官圍 | | | 龕（新） | 1石, 1土地公, 1土地婆 | |
| 106 | 澳門 | 街 | 草地圍土地 | 草地圍 | | 本圍土地福德正神 | 龕（新） | | |
| 107 | 澳門 | 街 | 連丁圍土地 | 連丁里/連丁圍 | |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108 | 澳門 | 街 | 銅鑼圍土地 | 銅鑼圍/居仁里 | | 本坊土地福神 | 龕（新） | | |
| 109 | 澳門 | 街 |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土地 | 白朗古將軍大馬路 | | 啟德星君爺爺 | 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 110 | 氹仔 | 廟旁 | 三婆廟旁土地 | 飛能便度街 | 東乙 | 社稷之神 | 壇 | | |
| 111 | 氹仔 | 廟旁 | 北帝廟前土地 | 嘉妹前地 | 西庚 | 社稷護民之神 | 壇 | 3石, 1土地公 | |
| 112 | 氹仔 | 廟旁 | 天后宮外土地 | 巴波沙總督街 | 祿秀社 | 本坊社稷福德正神 | 壇 | 3石 | |
| 113 | 氹仔 | 廟旁 | 關帝天后廟外土地 | 卓家村 | | 五方五土龍神，前后土地財神(新)1 | 壇 | | |
| 114 | 氹仔 | 廟旁 | 觀音巖外土地 | 氹仔東北大馬路 | | 福德(橫書)迎龍社神(直書) | 壇 | | |
| 115 | 氹仔 | 街 | 連理街土地 | 連理街 | 保安 | 社稷神位 | 壇 | 7石 | |
| 116 | 氹仔 | 街 | 木鐸街土地 | 木鐸街 | 永秀社 | | 壇 | 1土地公 | |
| 117 | 氹仔 | 街 | 施督憲政街土地 | 施督憲政街 | | | 壇轉龕 | 1石 | |
| 118 | 氹仔 | 街 | 蟻圍土地 | 蟻圍 | 鍾秀 | 本坊社稷神位 | 壇 | 1樹 | |
| 119 | 氹仔 | 街 | 卓家村土地 | 卓家村 | | | 壇 | | |
| 120 | 氹仔 | 街 | 司徒澤雄神父大馬路土地 | 司徒澤雄神父大馬路 | | 本村土地之神 | 壇（新） | 1土地公 | |
| 121 | 氹仔 | 街 | 聚龙街土地 | 聚龙街 | | 社稷之神2 | 壇 | 1土地公 | 福祿壽各1 |
| 122 | 路環 | 廟旁 | 三聖宮土地 | 船人街 | | | 壇轉龕 | 1石, 1土地公 | |
| 123 | 路環 | 廟旁 | 觀音古廟土地 | 計單奴巷 | 迴瀾 | 土地福德正神 | 壇轉龕 | 3石, 1土地公 | |
| 124 | 路環 | 廟旁 | 譚公廟土地 | 譚公廟前地 | | 本廟福德正神 | 壇轉龕 | 1石, 1土地公 | |
| 125 | 路環 | 街 | 水鴨街土地公 | 水鴨街 | | | 壇 | 3石 | |
| 126 | 路環 | 街 | 船人街土地 | 船人街 | | | 龕(新) | 1土地公<br>1土地公 | |
| 127 | 路環 | 街 | 碼頭前地土地 | 碼頭前地 | | | 龕(新) | 1石, 1土地公 | |
| 128 | 路環 | 街 | 水泉公地土地 | 水泉公地 | | 本境社官 | 壇轉龕 | | 1水仙 |
| 129 | 路環 | 街 | 永安社土地 | 日光圍 | 圍 | 永安社土地福神 | 壇轉龕 | 1土地公<br>1土地婆 | |

1 這是在室內供神龕下的土地神的專用語。此壇為建廟前停車場曾被搬遷，重建時廟祝為它配置了一個室內土地神的神牌。
2 2012被拆毀。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 結　語

澳門社區拜土地有碑、壇、龕、廟四種形式，因為人們的不斷維修和擴建，這四種形式處在由簡到繁的動態發展變化之中，不少土地龕發展成了有完整房屋的土地廟，有的還成為社區的核心寺廟。在由龕壇到廟宇的過程中，其它神也開始出現加入。或者在土地龕旁邊另立一個神龕；或者小土地龕依附其他的神的廟宇；或者土地神有了廟宇，其它神在土地廟裡有個神位；或者土地廟與其它神的廟都矗立在一起。在澳門有些社區（沙梨頭、雀仔園、下環），土地神龕发展成了兼容其他神的社區大廟。這一點也反映在土地誕活動方面，土地誕成為澳門最熱鬧的神誕，不少社區慶祝土地誕，而不是其它神的誕。沙梨頭、雀仔園、下環、三街會館、中和社等社區曾經有過大量社團以炮會的形式依附土地廟。不論從龕廟的建築形式，還是從神誕慶祝活動來看，這些社區的土地神就像其他神那样，起到了統領社區的作用。關於神誕活動，限於篇幅，我將另文討論。

土地神的表現形式最初常常簡單地立石、立小石碑或立壇，人物形象的塑像逐漸被添加到神龕上。澳門社區土地神的龕壇型制和土地神的種種表現形式，一方面可以從古文獻中找到淵源，反映中國過去拜土地的各種傳統；另一方面可以在周遭地區文化裡找到相近的習俗，反映地方特色。最具典型意義的是無頂的敞開式的社稷壇，在澳門曾經最為普遍，是珠三角一帶的地域文化。雖說是繼承中國的古制，但其在本地的保留，不會是直接傳承商周，很可能與明初復古有關。方壇上別具一格的椅背樣子的型制，我推測是受本地墳墓型制的影響。

土地神是中國人共通的信仰。它無處不在，誰也離不開他。同時土地神又被人們賦予慈愛、博大、關心民生的品格，眾神之中土地神最親近，深受人們的喜愛。由於澳門的特殊的對外口岸的性質，使得這裡成為周圍華人的移民之所。在遠離中國政府而葡澳方面又控制薄弱的地帶，移民開始定居下來，並且按中國人的傳統結社拜土地。所以看澳門土地龕壇的分佈，往往集中在當年華人自然聚集的地帶，政府成片開發的新區則少而又少。如果澳門不是一個特殊的移民社會，如果沒有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干擾，那麼澳門也許會像中國其它地方一樣，形成均衡分佈的社區，以寺廟為中心，其下再分轄給若干土地神。諸多原因造成澳門很多區域沒有形成由寺廟神統領社區的局面，於是處在初始地位的土地神顯得格外突出。也就是說，看似澳門拜土地神很盛，但這不是因為澳門有專門的或是更強烈的土地神信仰，而是因為土地神是中國民間信仰裡的基礎。不論來自哪個村縣、宗族、行業的人，都接受土地神，要受制於所在地的土地神之下。土地神成為澳門人共通的保護傘，是拜不同的神的人們之間的媒介。

【註】

（1）有關中國古代的土地崇拜的論述，可參見：杜正乾：《中國土地信仰研究》，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05; John H. Chamberlayne and Kent Petts Wood, "The Chinese Earth-Shrine," Numen13 (1966): 164-182. 有關臺灣的土地崇拜，可參見：Alessandro Dell' Orto, *Place and Spirit in Taiwan: Tudi Gong in the stories, strategies, and memorie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2). 有關香港的土地崇拜，可參見：Carole Morgan, "Notes and Queries: Traces of Houtu's（後土）Cul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6 (1996): 223-230; Richard Webb, "Earth God and Village Shrin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4 (1994): 183-193.

（2）José Simões Morais, "The Earth God. H. A. deeply rooted Macau tradition since the 18th century," *Macau* (April 2012): 101-106；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初考〉，《華中建築》2007年，2月，總25期，頁150-153；吳炳錡：〈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中國道教》2002年，5月，頁35。

（3）前人的研究以童喬慧的最為全面，她在澳門發現了大約90個土地龕壇，書中列出60多個。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 》，頁74。

（4）澳门有個別地方，两个甚至三個土地龕壇並置一處。這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種情況本文在附表和分佈圖上一般給一個號。如果完全逐個計算的話，本文統計到144個土地神龕。

（5）蓮峰廟前土地（附表第1）媽閣廟社稷（附表第7）三街會館前土地（附表第13）巴波沙大馬路福德祠（附表第26）聚龍社土地（附表第55）小新巷土地（附表第60）善慶圍土地（附表第66）茨林圍（附表第79）連安圍福德祠（附表第83）

（6）媽閣廟園區內還有兩個土地壇，但離這個小石碑有點距離，不完全在一起。

（7）David Faure, "Relig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erritory,"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0-71.

（8）見《周禮》等記載。引文見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15-216。

（9）文獻及引文，見：杜正乾《中國土地信仰研究》，頁70-72。

（10）俞偉超：〈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跡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頁296-298，頁295；王宇信、陳紹棣：〈江蘇銅山丘灣商代祭祀遺址〉，《文物》1973年，第12期，頁55-58。

（11）張渠：《粵東聞見錄》,（《嶺南叢書》系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69。

（12）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254-277。

（13）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2003年，第二版，頁147。

（14）劉枝萬：〈臺灣の民間信仰〉，《創大アジア研究》，1987年，第8期，頁3-32。

（15）如意廣場福德祠共祀龍母(附表第24);何林圍土地龕共祀包公、觀音、金花、財神(附表第41); 新圍土地龕共祀關公（附表第42）；吉慶一圍土地龕共祀包公、關公、華陀（附表第55）；商人巷/十八間土地壇共祀關公、九大神（附表第58）；小新巷土地龕共祀觀音和兩個未知名的神的畫像，上題"保安座鎮"（附表第59）；沙欄仔里土地龕共祀包公(附表第64)；草蓆圍土地龕共祀包公、呂祖（附表第89）；青洲東街福德祠共祀四方大神（附表第102）；水泉公地土地龕共祀水仙（附表第127）。

（16）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75-291。

（17）刻神名的是90個，1個被神像擋住，共89個可以統計。

（18）福德正神的稱謂在福建及臺灣的使用，見：林國平，《閩臺民間信仰源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72-73。社的稱謂在珠三角一帶的使用，見： H.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8; Stephan Feuchtwang,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The imperial Metaphor*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67.

（19）附表第15, 20, 29, 36, 51, 54, 58, 59, 62, 67, 71, 80, 96, 119.

（20）附表第11, 63, 64, 70, 72, 78, 82, 85, 92, 95.

（21）中和社福德祠(附表第18）的銘文全文為"本坊社稷保民大王之神位"，茨林圍（附表第78）的銘文是"社稷大王爺爺神位"。

（22）附表第5, 6, 36, 50, 65, 66, 68, 74, 86, 112.

（23）在澳門家庭、商舖等個體單位里門口和神龕下的土地神現在都普遍以財神相稱。

（24）中國古代以石、樹為土地神的文獻及考古依據，見：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頁86-90，99-106；杜正乾，〈中國古代土地信仰研究〉，頁72-83, 85-87; Ichirō Kominami, "Rituals for the Earth",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rough Han (1250 BC- AD 220),* ed.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linowski (Leiden: Brill, 2009), 201-234.

（25）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社神〉，《东洋史研究》，1979年，第2期，頁61-87。

（26）"禁淫祠制"在〈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條目下，《明太祖實錄》卷53，頁1050, http://www.hkshp.org/ng/1370-1.htm（最近登錄2012年）。

（27）和田博多，〈里甲制と里社壇，鄉厲壇：明代の鄉村支配と祭祀〉，《西と東と：前島信次先生追懷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頁419-422；Romeyn Taylor, "Official Altars, Temples and Shrines Mandated for all Counties in Ming and Qing", *T'oung Pao*, 38 (1997): 93-125.

（28）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54-277。

（29）訪問〇太太，2012年5月。

（30）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澳门基金會，1995年，頁16。

（31）(32) 古萬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澳门统計暨普查局，1998年，頁101、94。

（33）唐思：《澳門風物志：填海造地歷史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

（34）朱天舒：〈澳门民间庙宇发展和分期初探〉，《澳門歷史研究》，2012年12月，頁83-96。

（35）陳煒恒：《澳門廟宇》，澳門:澳門民政總署，2002年，頁413-415。

（36）訪問台山居民 CC先生，2012年4月。

（37）王文達：《澳門掌故》，頁161。

（38）吳宏岐、趙湘軍：〈"望厦村及其附近村落地圖"初步研究〉，《文化雜誌》，2010年，第77期，頁188-196。

（39）顧頡剛：〈泉州的土地神〉《民俗週刊》2，(1928): 1-8; 3(1928) : 8-12.

（40）Choi Chi Cheung, "Reinforcing Ethnicity: The Jiao Festival in Cheung Chau", 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22.

（41）趙硯稑等：〈土地公廟空間分佈之研究 -以新竹市東區為例〉， http://www.gcc.ntu.edu.tw/Chinese/Education/eGIS/bb/paper_pdf/10.pdf（最近登錄，2012年8月）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